

思露花语

人生得失成败,有时只在一念之间,但有一种情况是:对志者的人生而言,即使一旦错失也会失而复得,即使一旦误败也会反败为胜。

人生,理想能给追求者以方向,信念能给挑战者以力量,精神能给拼搏者以顽强。

做人,一时不着调,还只是生命的缺憾;做事,总是不靠谱,则注定是终生的抱憾。

对有些人,善始不难,对有的人,善终不易,故只有能够善始善终的人生才是修养和持度的最佳境况。

心态所以平和,是因为心甘舍弃;情态所以释然,是因为情愿给予。

沉默,无论是“金”,还是“最丰富的语言”,其妙就妙在,此处无声胜有声。

生存和生活的异同:一是因生而存,一是为生而活,故存活“存”要存得务实,而“活”要活得踏实。

心情,寂寞可能无聊;心境,无聊一定无趣;而人生,既无聊又无趣,必然无所作为。

恶人无德,心中包藏的是黑心、祸心;好人有善,心中怀揣的是慈心、爱心。

妄自尊大的人,必然目中无人,最终自取其辱;胆大妄为的人,必然无法无天,最终自食其果。

心,一旦关进门里,不仅难再开心,而且久了,还会郁闷,郁郁寡欢,更会憋闷,闷闷不乐。

当心存疑虑时,心中则顾虑重重;当心有疑惑时,心中则迷惑不解。故心性的成熟,其因有坚定的心志,则会有笃定的志向。

文/巴特尔

● 小镇往事

暑假,陪母亲到20里地的贺家沟去看望姥爷。那时候,姥姥已经去世,姥爷有胃病,母亲放心不下,抽空常去看望,顺便带些馒头片、苏打粉、胃舒平之类。

姥爷是个羊倌,几十年放羊生涯,风吹雨淋,冷水凉饭,落下严重胃病。母亲要带他去我家调养看病,要我留下来替姥爷放几天羊。

第一天放羊出坡,是跟着一个我叫三姥爷的羊倌一起走的。本来,草坡稀稀拉拉,一群羊尚要四处觅食,两群羊合在一起,净跑了路。只是为了拉扯我这个放羊的生手,三姥爷只好先领着我放几天。

放羊的行头很简单,一个干粮袋子,装些炒米或者炒面,一只水壶,一把油纸伞,一根放羊杈子。我见过姥爷做放羊杈子。他从榆树上选了一根叉枝,折了下来,又把三尺,叉头一拊,两头斩齐,叉头在炉火上烤热掰弯,圆头削扁,像是做饭烧肉用的二股叉子。握把处用藤条缠了,握起来很顺手,又不滑。姥爷多年放羊,有一手指哪打哪的绝活。有的羊很聪明,在靠近庄稼地时,假装吃草,慢慢靠近,看似低着头,却在偷偷地耗着你,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就会侧过去叨几口庄稼的嫩叶。姥爷总是在恰当的时候,用羊杈子拾起土坷垃,不偏不倚地打在羊头与庄稼之间,溅起一片尘土,羊就乖乖地扭头吃草去了。也有的羊倌准头不行,再要用了石子,不时会把羊腿打断,因此,羊倌大多会接骨,木片夹了,布条绑了,养一些日子,便痊愈了。有一次,姥爷曾用羊杈子打了一只石鸡,那石鸡肉要比家鸡肉鲜嫩可口。

两群羊合在一起,就要走远一些去放。三姥爷在前边领着,我在羊群后面跟着,下了西沟,沿着崎岖的山间小径,上敖包山。山路又窄又陡,左边是山崖,右边是深沟,丝毫不敢大意,崎岖处还要手脚并用,像猴子爬坡。

上了敖包山,是一片宽阔的草场,羊们便自由了,四散开来低头吃草。我也可以坐下来,悠闲地四顾眺望。

敖包山上的敖包是一个一人多高的大石堆。北边一条车道,东边一条小路,从沟底上来,在此合为一处,沿着大平梁向暖水镇的方向蜿蜒而去。敖包上的石头,是行人路过不断添上去的,不知谁在上面插了一些树枝,像是立了一个扫帚,只是那些树枝早已干枯,不知是什么意思。

晴空万里,站在山顶可以看得很远。

极目向北远眺,可见大青山黛色的剪影。我知道,沿着那座山,往东是呼和浩特市,往西是包头市。那些大城市令人向往,只是离我太过

羊倌

文/齐永平

遥远。我连60里以外的准格尔旗政府所在地沙圪堵还没去过,怎么能期许自己到草原钢城包头和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呢?

敖包山的山塬平平展展,没有一棵树。对面的山梁被雨水冲刷出一道道沟壑,裸露的砒砂岩红白相间,像五花肉一般。敖包山上的草场宽阔丰美,羊们一字排开缓缓前行。黄昏时分,一只只已是肚皮滚瓜溜圆了。往回走的路上,我说这放羊的营生原来是这么轻松惬意。三姥爷说,娃娃,可不是这样,放羊能把你跑断腿。原来,这敖包山是他们几个羊倌专门留下的一块好草场,平时不舍得来这儿放,让草好好长着。今天,两群羊合在一起,不得已才来。平时,他们头一天总要碰头商量一下,若你到东边,我就到西边,天气好的时候,尽量走远一些,把近处留在刮风下雨的时候。

第二天,走南沟。南沟的草坡零零碎碎,庄稼地也零零碎碎。挨着庄稼地放羊,就像踢足球时带着足球走边一样。带球走边那是我的拿手好戏,足球就像粘在脚上,贴着边线盘带,就是不让它出了边线。放羊就由不得你了。七月份,正是青苗茁壮成长的时候,那羊看着青苗,就像嘴馋的孩子盯着肉盘子,趁着人稍不留神就要上去啃几口。在庄稼地边放羊,顾了前顾不了后,真像三姥爷说的,能把人跑断腿。

沟边渠畔的草零零碎碎,羊群也就整不起队伍来,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跟着羊群上坡下洼不停地跑,一天下来,骨架都散了。

混群放了几天,看着我差不多了,三姥爷说该分群放了,羊多草少,跑路多了羊不上膘。第一天独自放羊,三姥爷让我到台吉沟去,那也是他们保留的一块草场,虽然路途远些,草好,庄稼地也少,好放。

台吉沟山大沟深,两边石岩壁立,有泉水从石缝间渗出来,深谷处,草木茂盛,虽是七月天气,山谷里却是凉风习习。

从沟口进入三四里地,羊们便散了开去,我只消在沟谷的平地上跟着丁梢就行。石岩像一道道矗立的墙壁,它们飞不到山的那边去。越往里走,越是空旷静谧,虽是大白天,却静谧的有些恐怖。我试着喊了几声,四周传来不断的回声,也就是当地人说的崖娃娃们在回应。那回声不是从一处传来,像是有众多的崖娃娃在四周回应。回声渐渐消落,山谷又沉静了下去。

从人烟吵闹的小镇跌落到这荒无人烟的山谷,仿佛是时空穿越。从石缝里渗出的泉水在幽谷间形成细细的涓流,谷底曲折而平缓,一株树冠茂密的大树下,形成一片阴凉,沙滩柔软而洁净,赤脚走在上面就像踩在绸缎上一般。

静下心来,这真是一处世外桃源。

山谷两边是青色的岩石,形成陡峭的悬崖,任凭风雨侵袭,依旧巍峨屹立,而不像经常见到的那些土山包的平缓,或者是砒砂岩的裸露。在山崖半腰的石缝里竟然长出了一些榆树的枝丫,榆树叶脉饱满、绿色浓重,不像是缺少水和营养的样子,有些已经长大了的榆树,枝干从崖缝伸出来,折了一下向上生长,就像一个人在贴着崖壁向上攀爬。悬崖上,有一些鸟巢,鸟飞回的时候翅膀稍稍地压低,先是向上振翅,落下的时候像被吸附着落在鸟窝前。飞出的时候,先是翅膀使劲扇几下,然后便平展双翅,滑翔着向下冲去,快到谷底,再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迎对面山坡飞了上去。在这里鸟的飞翔的舞姿与我先前看到过的迥然不同,在这荒无人烟的山谷里,他们自由、任性、一如大自然的精灵。

日影渐渐地西斜,谷底已经笼罩在大山的阴影里,东边的石壁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在这面石镜的映照下,山谷里变得空阔而明亮,一草一木反倒是格外地清晰。只是,当那道阴影在石壁上渐渐上移,直至顶端的时候,山谷倏然暗淡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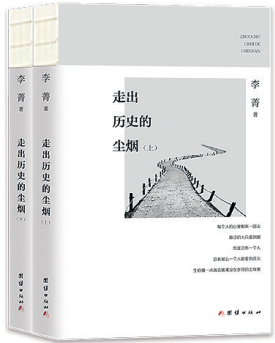
几天的朝夕相处,那只头羊已经和我厮混的既熟悉又默契。只要是吃饱了,羊的队伍便格外地顺从,在头羊的引领下,众羊们只顾低着头跟着头羊踏上归途。

跟在羊群后面,我也与羊们一样低头走着,我的思绪被羊群牵引得不着边际。羊的一生,有着漫长的思考时间,我不知道它们整天在思考些什么,它们是怎么思考的。比如说,每年宰羊的时候,人们并不回避羊群的观望,众羊们是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大羊从它们身边拉出去被屠宰。难道它们不知道未来的某一天,它们中间的某一位也将成为下一个挨宰的对象?它们有没有对于生命的热爱和对死亡的恐惧?如果有,换作是我,就会在某一个上午或者下午,悄悄地溜走,躲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安然自由地度过自己的余生。如果怕孤独,甚至可以拉几个同伴集体逃亡。但是没有,没有任何一只羊会有这样的举动。

羊和人的思维差别是巨大的,所以,人能够牧羊,吃羊。如果从这一点上讲,人和人的思维差别也是巨大的。人虽然不可以吃人,人却可以牧人。刘备当年当那个荆州牧,不就是牧人的意思?如果没有治人的人,众多治于人是是不是也会像没有头羊的羊群一样不知所措?

这个问题太大,况且,也思考不出一个头绪。最现实的思考还应当是我明天该到哪儿去放这一群羊。

◎ 书单



《走出历史的尘烟》

作者:李菁

出版:团结出版社(2021年版)

罗新在《历史学家的美德》一文中写道:历史是对过去的讲述,无比巨大、混沌一团的过去中被赋予了秩序和意义并且被讲述出来的那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才是我们所说的历史。

在这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中,借由亲历者或是至亲好友的口述而完成的故事,成为走出混沌、探寻历史的一种方式。然而有关口述的创作在今天已流于泛滥。一旦泛滥,便失了标准。

正因为如此,团结出版社新近推出李菁的《走出历史的尘烟》,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其十多年来执笔“口述”专栏的汇展,同时还凭借作者高水准的创作和《三联生活周刊》的品质保证,为如何做好口述历史的文章,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标准。

全书共“传奇”“历史”“名流”“行走”四章,分类似有若无,很难说司徒雷登和吴清源,谁是传奇谁是名流;也分不清王鼎钧与周有光,谁更应该记入历史;而奥兹与叶芝,谁又是行走中的收获呢?对一位多年来选题眼光和创作水准一直在线的作者来说,对其专栏作品进行分类是个无解的难题。因为她的文章有种特殊的、统一的、恒定的质感,无论是对谈实录还是传奇再现,文中人物总是有着鲜明的个性,同时又留有大时代的烙印。每个人的出场,都好似点亮一盏灯,照亮其所处的那个年代那个场景,让读者距离历史更进一步。

混沌之中,谁能分得清一盏灯与另一盏灯之间,光与光的区别呢?

在《走出历史的尘烟》之前,李菁还出过一册专栏合集,名叫《走出历史的烟尘》。书名一字之变,意思都是一样的。就如李菁自己所说那样,当她与历史亲历者面对面坐着,那些尘封的人和事,仿佛抖落了身上的尘烟,突然“活”了过来。